

“由高俊。”

“倒……到!”随着这声由拉长的第三声“倒”开始到干脆利落的第四声“到”结束,班上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鼓掌声。掌声是同学们送给我这个中文班上唯一的一个非华裔男孩 Ghagen Yogalingam 的,不仅因为他能用中文喊“到”,更因为他第一次用了中文名字。

在我任教的一个中文班上,绝大多数学生是华裔背景,但也有个把非华裔学生。他们的名字五花八门,除了大卫、亨利、海伦等耳熟能详的名字,其他大都是多音节发音,叫起来很不方便,所以我总鼓励他们起个中文名字。

Ghagen 是个只有 11 岁的斯里兰卡男孩,两年前曾跟父母到过上海旅游,因此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,去年已经在别的中文学校学习了一年,今年才转到我的班上。刚来我班上时,告诉我他以前的中文老师曾经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,但老师没教他怎么写,所以现在忘记了。我问他还能不能想起来,他说给他几天时间回忆一下。一个星期后他不好意思地说他实在想不起来,问我能不能重新给他起一个。我一听,正中下怀。

给非华裔学生起中文

名字,我一般采取谐音和字义相结合,并尽量采用笔画简单且优雅动听的字。Yogalingam 是姓,有四个音节,我取第一个音节发“you”的音,发这个音的姓有由、尤、游和筱,其中“游”和“筱”笔画较多,所以我让他从“由”和“尤”中任选一个。他选了“由”。我

雪凌霄,本质高洁,恰恰跟她原意宝石的 Jade 名字互相呼应。于是,“梅洁丹”——一个我自认为既谐音写意,又美丽高雅的女孩名字诞生了。

有一年暑期班里,来了个很有个性的印巴裔女孩,学习非常认真,她跟我说她爸爸是做生意的,将来想跟中国做生意,所以一定要学好中文。她名叫 Priruyanthi,姓超过十个英文字母,也是 P 开头的。很难叫准,可她偏偏不要中文名字,因此每次点名班里总会引起一阵骚动。一个星期后,她看到同班同学,一个姓 Thin 名叫 Kaya 的越南裔女孩已经能自如地用给她起的名字“忻可雅”,脸上流露出很羡慕的表情。有一天终于忍不住,一下课就跑到请求我给她起个中文名。

“你肯定想要一个中文名字吗?”我问。

“肯定。”她连连点头。

“你不是说你不是中国人,没必要起个中文名字吗?”

“我改变主意了。”

“那好吧,让我想想。”

经过反复推敲,仔细斟酌,我给她取了个“彭珮如”的中文名,她不仅高高兴兴地接受了,而且还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在练习本上写了二十遍。二十遍是我对所有初次写自己名字的五年级学生的要求。

还有欧洲裔男生 Luke Chin; Mike Prillo 和非洲裔女生 Yasmine Rowe,我分别给他们取了秦卢可、裴迈克和楼雅敏这三个名字。秦卢可和楼雅敏都告诉他们特别喜欢他们的中文名字,尤其楼雅敏,她说她已经让她的家人以后都必须叫她“雅敏”。听了她的话,我更加乐此不疲了。

## 守候花开

汪浩

若问,什么时候旅行的人会突然停下来,放弃缤纷的世界而守候在某棵树下?什么时候守候在树下的人又会突然选择离去而开始旅行,追逐自由的世界?我说,花开的时节,我守候;花落的时候,我离去。

暮春时,守着家乡的一棵柚子树开花然后结果,突然选择离开而来了异乡,被慵懒阳光和清新空气迷住,更被阳光下盛开的那些花儿吸引。此时守候,守候花开。

围墙边有几棵行道树洋紫荆,一月正是它盛开的季节,见满枝头盛开着艳丽而美好的紫红色花朵,散发着淡雅的花香,似蝴蝶翩翩,又像一团团火焰燃烧着,燃烧着心灵。这种紫荆花也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象征。它的花语代表“亲情”,守候它犹如守候亲人。

长椅边站着两棵一人高的小乔木紫丁香,小巧高贵的样子,灰褐色的枝干,盛开在阳光下的紫色小花尤为迷人,花香芬芳浇铸于胸。见它,想起纯洁的初恋,“丁香空结雨中愁。”它用一种光辉让人“傍花长椅自多情”。

那堵花墙上,开到荼蘼的是什么花?是冬春之际盛开的山茶花。绰约的花姿,鲜艳的花色,看单瓣的、重瓣的、鲜红的、淡粉的、纯白的山茶花。树上开得多艳,树下就落得多美,让人心疼。望着那落了一地的花朵,想着是否将它们捡起,学“黛玉葬花”相送珍惜。

灌木生的朱槿花、杜鹃花、藤蔓生的凌霄花、匍匐生的马樱丹、水生的菖蒲草,还有庭栽的玫瑰花,当那些花儿占据心房时,情趣和哲思兼生。小住了一段时间,眼看着那些开得艳丽的花儿慢慢凋落了,“犹为离人照落花”。是到了要离去的守候。

花开守候,花落离去。守候到底终要离去,离去更是寻求新的守候。好比人的现在是由过去所成,人的未来是由现在走去,也许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选择永远是一样的,永远如繁花一般,热烈地绽放,年复一年。

霍金说“我们是时间的旅行者,一起向着未来航行。繁花似锦的未来,源自我们当下的努力。”在当下的时空,我想我的未来还是会作同样的选择。

退休后选择了学舞蹈,因为我心里一直有这个梦。

儿时就爱跳舞,穿着连衣裙在幼儿园跳“铃鼓舞”的照片还在。念小学二年级被选到学校舞蹈队,跳“拔萝卜”“一件好事”和“巧姑娘”,我还是台柱子之一呢。一别兴趣爱好几十年,58 岁时又想跳,硬着头皮报名参加老年舞训班。

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整面墙的练功镜上方,有一幅白底红字标语:“学舞蹈,从现在开始都不晚。”自信一下子又上来了。舞训班每堂课两小时,前一小时练基本功,后一小时学舞蹈。入学那年刚做完腰椎间盘手术没多久,见到学员练基本功的架势,我很害怕。一位同学见我要打退堂鼓,热情地

时也要绞尽脑汁,但如果起得满意,不仅谐音贴切,寓意好且易于上口,还会感到其乐无穷。比如,我今年另一个班上有一个名叫 Jade 姓 Mair 的非洲裔女生。Mair 发音跟“妹”最像,而与“妹”相似发音的姓,莫过于“梅”字,因此我给她取“梅”为姓。梅花傲雪凌霄,本质高洁,恰恰跟她原意宝石的 Jade 名字互相呼应。于是,“梅洁丹”——一个我自认为既谐音写意,又美丽高雅的女孩名字诞生了。

在欧洲的面条究竟是不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,学界迄无定论。不过,中国面条对于许多国家的面条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,也是事实。

很长时间以来,我一直有个疑问:如果说欧洲、中亚等地的面条源自中土,那么,为什么他们极少传承我们的热汤面而选择干乎乎且温冷

的面条?你到欧洲或中东等地,看到过人家像我们那样呼噜呼噜、满头大汗地吃着热汤面吗?反正我没有。所以,东面西渐之类,不能令人信服。

在中国,热汤面最早发明,最为正宗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中说,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何晏做了驸马,他天生是个小白脸,白得让魏明帝疑心他敷了白粉,于是他就在大热天让何晏吃碗热汤面,想让他以汗洗粉,结果何晏“大汗出,以朱衣自拭,色转皎然”——脸色变得更白了。

据研究,东汉,正是中国面条的发初期。

其实,中国也有冷面!查古代典籍,杜甫居然是较早吃上冷面的人。在《槐叶冷淘》(冷淘,就是冷面)这首诗里,杜甫把冷面描绘得非常诱人,赞为“君王纳凉晚,此味亦时须”。冷淘一般的做法是:面条煮熟后,放在冰水里漂一下;然后捞起,拌以熟油;再放在井里或冰窖冷藏;待食用时加各种调料,非常考究。

冷淘在宋朝似乎普遍得很,随便翻翻,《东京梦华录》《都城纪胜》《梦粱录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等都有记载。过了那么多年,宋代的冷面比起唐代的冷面,在品种和味道上恐怕都大有长进了。

因为有冷淘,马可·波罗把中国面条带到西方的传说,虽然缺少实证,推理则可成立了。

在酷暑中,当一筷筷地把冷面往嘴里送的时候,可曾想过,咱们可是跟杜甫“同框”,玩穿越呢。

最近一段时间,常常见到同事提着一叠打包盒从外面走进单位来。一问,原来是买了冷面,或当午餐,或带回家。我就纳闷了:“单位食堂里不是有冷面嘛,何必汗淌淌专门跑到外面去买?”人家说了:“美新”做得好吃呀。”

听说过浇头做得好吃的,至于称赞冷面做得好吃的,真是新鲜。那么,究竟怎样的冷面才算好吃?究竟怎样操作才能使冷面好吃?我倒是很少想过,也许,不僵,不烂,不黏,不塌,算可以吧。

现在,“小时候的味

说来试试吧,有几个同学学习舞后,腰腿病都好多了。我心里疑惑,试试就试吧。这一试,坚持了十年。一次走在“西宫”的小路上,打羽毛球的老人们热情与我打招呼:喂,舞训班的吧?我很惊讶,我跟他素不相识。他说看你走路的样子就知道。我听了这话开心起来,忙回答是的。舞训班有一个固定课目《晨曲》。每当悦耳的音乐响起,我跟随节奏,跺脚、扭腰、甩手,眉目顾盼凝神,身心悠然若醉,脚步挪移带动着手臂摇摆,尽情舒展平日里局促的身姿,内心总像有个太阳似的

一片温暖。

学舞更是健身好途径。一度我的眼睛出了毛病,差不多一年没去上课。接着膝盖又有问题。去医院就诊获医生告诫:膝盖疼痛是一种老年病,多半是因肌肉松弛所致,没有特效药,无论是口服药还是做理疗,都只能起到缓解作用,关键是平日里注意锻炼腿部的肌肉。我不等膝盖疼痛痊愈,就重返课堂。经过一段时间练习,疼痛渐渐消失了。至今,我的腰椎间盘术后一切正常,肌肉保持紧绷状态。有几次在农家乐自娱自乐活动时,为大家表演舞蹈,朋友们戏

## 学舞永远不晚

毛祖蓉

冷面 西坡

道”一说,被捧得很高。这是个伪命题。倘若食材和工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话,它不过是一句煽情和不真实的广告语——一般情况下,所谓“小时候的味道”哪有现在的好啊?那是你选择有限、机会不多而产生的幻觉吧。

小时候,家门口有家饮食店,一到夏天就辟出一间玻璃房作为冷面操作区,师傅在里头,把一只“华生”电风扇对着堆在大号长方搪瓷盘子里的面条猛吹,同时用一双巨筷不断地挑起,直至干爽。这种原始的操作,延续至今,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突破。料作有三:醋、酱油,花生酱。冷面,即不加花生酱,二两,0.10 元;加花生酱,0.12 元。不可思议的是,不少人为了省钱,轮到自己接货时便大叫:“清冷面!”生怕师傅没听清而白白多花 2 分钱。

冷面的绝配是鸡鸭鱼汤。最常见的浇头是廉价的绿豆芽、茭白丝。假若有人想更高档、更丰富点,比如

湿 地 之 晨

方忠麟 摄

回老家办事,从重庆江北机场出来,登上返乡的长途班车。“姐儿,这边儿坐。”熟悉的乡音迎面而来,仿佛浪头,将我拍了个趔趄。

那是广安话。广安,我的家乡,一座位于四川东北的小城,被大山和丘陵包围。我们的方言,喜欢在名词后面加儿化音,有的词儿化得重一点,有的轻一点,还有的直接发“儿”的完整音甚至加重音,轻轻重重长长短短构成了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音调音韵。在乡音的包围下,我的大脑先是兴奋,然后彻底放松——汽车还没开出重庆城,我已靠在椅背上睡熟了。

熟睡在我的母语里。

也曾嫌弃过乡音的“土”。十八岁时,到成都读书,小心翼翼回避家乡话中痕迹明显的字眼,刻意向成都话靠拢;二十三年岁来上海定居,力图让自己的普通话不要带出四川口音。而今,我的耳朵贪婪地捕捉着每一句广安话的尾音,我的舌头跃跃欲试,紧紧抓住每一个说广安话的机会。

这变化是从祖辈陆陆续续过世以后产生的。拉着我的手穿过长街去买卤毛连(猪

阉尾)的爷爷不在了;下雪天背我放学一步一步蹭下台阶的外婆不在了;眼睛几乎全瞎还一针一线摸索着给我做棉鞋的奶奶不在了……人到中年,蓦然惊觉,身后的一切正一点一点坍塌:旧居拆迁,母校搬迁,街道重新规划,高楼拔地而起,所有我认识的地标都湮灭在时光里……其中最心惊的是长辈正在变成先祖。

本能地想要伸出手去遮挽,在茫茫中,我只抓住了一缕乡音。它压在喉间舌头下,压在意识与潜意识的深处——它是默读和思考时使用的语言。它从我呱呱坠地陪我到四十不惑,还会再到耄耋到永眠。

抵达老家的那个晚上,睡了一场喧闹的暴雨中。今年整个长江流域都在下大雨,我家的这场似乎额外更大一些,从梦里走到梦外。早上醒来才发现,窗下是条小吃街,一大片薄皮的铝合金棚子搭得成排成列。密集的雨点落在上面就像敲钟,有扩音器加录音棚的音响效果。这也是乡音啊,这是小城独有的音韵——因为规划混乱、建筑材料简陋粗糙、人们嗓门大等等因素交织起来的嘈杂与喧闹。按理来说,这样的声音不会让人愉快,但事实上,它引得我灵魂共振。它和我的童年记忆紧紧相系的,是这块土地上不屈不挠的彪悍生命,是热情互助拉扯扶持的市井人情,是街头巷尾偶遇的小伙伴——她妥帖地替我保存着我遗失的部分记忆碎片。

我知道,当我离开故土,这倾盆大雨还将持续下在每一个半梦半醒的午夜,“噼里啪啦稀里哗啦”——

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
七夕会

称: 从后背看,68 岁的你只有 18 岁啊。当我轻松以腿盘地后再以腹肌之力支撑站立时,更赢得了满堂彩。

最让我愉快的是,跳舞改变了形体。舞训要求身胸颈挺拔、腰腹臀收紧、腿脚着力。久而久之,走在路上,就自然挺胸收腹,眼观远方,流露出一种内心的稳健和自信。对生活也有了新的追求。衣柜里不断增添新的服饰,春的妩媚装,夏的飘逸款,秋的玲珑花,冬的梦幻色,衣裳装点生活的多彩,也丰富了内心世界。在我们学员中,年龄最大的已 78 岁,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十多岁。

是的,“学舞蹈,从现在开始都不晚”。

冷面 西坡

道”一说,被捧得很高。这是个伪命题。倘若食材和工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话,它不过是一句煽情和不真实的广告语——一般情况下,所谓“小时候的味道”哪有现在的好啊?那是你选择有限、机会不多而产生的幻觉吧。

小时候,家门口有家饮食店,一到夏天就辟出一间玻璃房作为冷面操作区,师傅在里头,把一只“华生”电风扇对着堆在大号长方搪瓷盘子里的面条猛吹,同时用一双巨筷不断地挑起,直至干爽。这种原始的操作,延续至今,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突破。料作有三:醋、酱油,花生酱。冷面,即不加花生酱,二两,0.10 元;加花生酱,0.12 元。不可思议的是,不少人为了省钱,轮到自己接货时便大叫:“清冷面!”生怕师傅没听清而白白多花 2 分钱。

冷面的绝配是鸡鸭鱼汤。最常见的浇头是廉价的绿豆芽、茭白丝。假若有人想更高档、更丰富点,比如

湿 地 之 晨

方忠麟 摄

回老家办事,从重庆江北机场出来,登上返乡的长途班车。“姐儿,这边儿坐。”熟悉的乡音迎面而来,仿佛浪头,将我拍了个趔趄。

那是广安话。广安,我的家乡,一座位于四川东北的小城,被大山和丘陵包围。我们的方言,喜欢在名词后面加儿化音,有的词儿化得重一点,有的轻一点,还有的直接发“儿”的完整音甚至加重音,轻轻重重长长短短构成了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音调音韵。在乡音的包围下,我的大脑先是兴奋,然后彻底放松——汽车还没开出重庆城,我已靠在椅背上睡熟了。

熟睡在我的母语里。

也曾嫌弃过乡音的“土”。十八岁时,到成都读书,小心翼翼回避家乡话中痕迹明显的字眼,刻意向成都话靠拢;二十三年岁来上海定居,力图让自己的普通话不要带出四川口音。而今,我的耳朵贪婪地捕捉着每一句广安话的尾音,我的舌头跃跃欲试,紧紧抓住每一个说广安话的机会。

这变化是从祖辈陆陆续续过世以后产生的。拉着我的手穿过长街去买卤毛连(猪

阉尾)的爷爷不在了;下雪天背我放学一步一步蹭下台阶的外婆不在了;眼睛几乎全瞎还一针一线摸索着给我做棉鞋的奶奶不在了……人到中年,蓦然惊觉,身后的一切正一点一点坍塌:旧居拆迁,母校搬迁,街道重新规划,高楼拔地而起,所有我认识的地标都湮灭在时光里……其中最心惊的是长辈正在变成先祖。

本能地想要伸出手去遮挽,在茫茫中,我只抓住了一缕乡音。它压在喉间舌头下,压在意识与潜意识的深处——它是默读和思考时使用的语言。它从我呱呱坠地陪我到四十不惑,还会再到耄耋到永眠。

抵达老家的那个晚上,睡了一场喧闹的暴雨中。今年整个长江流域都在下大雨,我家的这场似乎额外更大一些,从梦里走到梦外。早上醒来才发现,窗下是条小吃街,一大片薄皮的铝合金棚子搭得成排成列。密集的雨点落在上面就像敲钟,有扩音器加录音棚的音响效果。这也是乡音啊,这是小城独有的音韵——因为规划混乱、建筑材料简陋粗糙、人们嗓门大等等因素交织起来的嘈杂与喧闹。按理来说,这样的声音不会让人愉快,但事实上,它引得我灵魂共振。它和我的童年记忆紧紧相系的,是这块土地上不屈不挠的彪悍生命,是热情互助拉扯扶持的市井人情,是街头巷尾偶遇的小伙伴——她妥帖地替我保存着我遗失的部分记忆碎片。

我知道,当我离开故土,这倾盆大雨还将持续下在每一个半梦半醒的午夜,“噼里啪啦稀里哗啦”——

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
七夕会

称: 从后背看,68 岁的你只有 18 岁啊。当我轻松以腿盘地后再以腹肌之力支撑站立时,更赢得了满堂彩。

最让我愉快的是,跳舞改变了形体。舞训要求身胸颈挺拔、腰腹臀收紧、腿脚着力。久而久之,走在路上,就自然挺胸收腹,眼观远方,流露出一种内心的稳健和自信。对生活也有了新的追求。衣柜里不断增添新的服饰,春的妩媚装,夏的飘逸款,秋的玲珑花,冬的梦幻色,衣裳装点生活的多彩,也丰富了内心世界。在我们学员中,年龄最大的已 78 岁,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十多岁。

是的,“学舞蹈,从现在开始都不晚”。